

中華全國女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會刊

刊已星第卷第



編輯者： 該報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華全國女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
印刷者： 華西日報印刷部
代售： 本外埠各書店
通訊處： 成都布後街志誠中學內 第九教室
 新定每半月出一大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從日本說到中國再說到

「中國是願意進步的麼？」

偶爾搜到了兩本書——非古書——一本是日本厨川白村氏的「走向十字街頭」；一本是中國金仲華君著的「青年與生活」。厨川氏在「文學與性慾」的一篇文章裏，對於在日本爲什麼看不到「沙雷時代」曾有下列幾句話：「然而日本仍然是外來的活動，根抵的生命之力仍是軟弱。因爲對於生的固執是極淡泊冷淡，所以我稱『沙雷時代』，在日本文壇永遠看不到的事。沒有條頓人種的固執，也沒有拉丁人種的熱烈，況且連斯拉夫人種的澈底性也沒有的是日本人。他那樣毒氣深濃的濃厚的色彩的文章，能有虛出的道理嗎？在日本所有的問題，不是像精神病質的女子的善哭，就如如醉如迷的囁語那樣，輕易地當爲一時的現象而消去！」

在這篇文章裏厨川氏不獨說出了日本爲什麼有「沙雷時代」社會的條件，在文學上却又爲什麼沒產出像「沙雷時代」作品的理由，也說出了日本民族性格裏所缺乏的東西，和填補這一缺乏的「特徵」是：「不是像神經病質的女子的善哭，就如如醉如迷的囁語那樣；其次，在另一篇「訪小泉先生的舊居」裏又寫過這樣的話：

「以他稀世的名文，把日本介紹於世界的先生的遺跡，一點也不想着保護，爲報先生之功勞，然而什麼事也不想的日本人的無知和忘恩，許多西洋的感觸不愉快，我想決不是無理之事。在先生有他十數卷的名著，只要是英語不滅亡，alcedio Heni 文名，在世界是不朽的，所以保護不保護其遺跡，於已去

新軍

世的先生是沒有分寸的力益。不過日本本人來說，這慶辦既能過得去嗎？把不了解文藝專職的無知與忘恩，宣告於世界，不以爲是恥事嗎？單知道崇拜軍人，崇拜，貴族和政治家的無知卑俗之徒；不知道尊重藝術崇拜藝術的無知與蒙愚，實是可恥的事。」

這裏，厨川氏又把那些「無知忘恩」「不知道尊重藝術崇拜藝術的；一卑俗之徒的日本人，也作了一通臭罵。從這臭罵裏，再印證這幾年來，所謂這些「卑俗之徒」在他們的本國和在我們的國上，從有人類史以來，所創造的最卑賤，最惡性的歷史紀錄，也就無足奇怪了。

厨川氏是日本人，而且是一位像劍一樣坦率的文藝創造者和戰鬥者；我們更相信他對於自己的民族國家，正因為有着深摯的愛，才有那樣深透的觀察，也才有這樣出之靈魂的沉痛的斥罵和呼號。他是早就看出了葬送他的祖國和民族的惡棍，那就是這些「無知忘恩」的卑俗之徒。不幸！他的預見確是在逐步在證實着了。厨川氏若在，不知當作何感，而更妙的是爲

第九期目錄

從日本說到中國再說到「中國是願意進步的麼？」	新軍
異國的朋友	牧子
王太太恨你以後	馮天
冒烟	郭勝天
航程	魏精忠
會務報告	

每份定價四分

(1)

南京圖書館藏

這些「卑俗之徒」作走狗文人之首的却是他所佩服的有才氣的「菊池寬」。

二、
這個時代的世界，正是從一個卑俗的蔽障的皮殼狂力地生長着。作為這個蔽障皮殼的東西，當然也是隨處存在着的。不過，那裏運動得快，那裏就生長得快，那裏皮殼也就容易化成灰塵飛去；新的一面皮殼，也就容易生長得更厚實。

日本那個國家，傲嬌的皮殼積存得過厚，而人民們操縱的生命之力又是那樣軟弱，對於生的固執又是那樣消極冷淡，以致於在這種對立的壓抑下，大部份不是流於神經質女子的善哭或是陰沉的囁語那樣，就是流於極端獸性的殘暴和瘋狂，這大對立的侵略戰爭，應該就是屬於後者底表現。不過，這兩條路無論從哪邊走！都不是「人性」正當的道路——結果是一樣的——滅亡。因為從那些非人性的畸形制度壓抑下的出路，除開一條作為真正人的道路，也是只有這樣兩條的。日本軍閥爲了自己病態地發展過度肥大的野心，不能夠自道，於是就不能不威逼利誘利用自己的同

異國的朋友

牧丁

朝鮮朴素懷同志，因工作上的便利而他在，
聊書數行，以示不忘。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在陝，風翔
在羣衆，軍民服務社里，

向
帶了

極光榮底傷的戰士軍士

應這可悲的病態的感情，幾千萬萬地在別人的國士士穿送着，確也創造了很好的空前的紀錄。那些一部只知這崇拜軍人，富豪，貴族和政治家小卑俗之徒之流，也難免要被他們所崇拜的「神」們送上戰場了。

「卑俗之徒」在這種卑俗的現世界上是隨處皆有的。中國也沒有例外。譬如：爲了一碗飯，一元錢，一個小小可以白吃內喝的「位置」；而可以賣友，通敵，叛黨；使國家的公器——學校，機關——作爲交易所或者蕃殖殘害民族國家毒物底吸養罐。這事實在過去是存在着的，現在也還是存在着。這種「卑俗」和製造這些的「卑俗之徒」一日不除淨盡，中國是一日不會得好的。我並不是悲觀論者，但對於一類「除惡不盡」的一做戲政策，我確是有點觀悲。——它會「延長」我們底痛苦。

我雖然是中國人，但像厨川氏那樣，能够簡明地把握本國人的特徵和缺點指出來，我還不能。這當然是由於自己的薄學，不慧，以至生活得還太短的諸原因所致，但有一點我是相信的：就是這個國家民族，他是決不會經行日本人所經行的那樣道路而滅亡的。就假使滅亡，也要另走一條路！由人而變爲人畜。

實際，日本民族也不會滅亡，所滅亡的也還是那些自掘墓坑的「卑俗之徒」和他們以「卑俗」所造成的一些種種罪惡而已。這時候也就說日本人從一精神病女子哭泣——和一獸性的瘋狂——兩大重壓下，而達到真正「人性」——道路的閃光期。但這也必須中國抗戰獲得最後勝利，或者希望從這「人性」——道路而生活的日本人，加入中國的抗戰，這閃光期是不會到來。

中國的人民由人變成家畜，由本族的家畜變成外族的家畜……大約日本的一支那研究家——僅是看

了這一圖，而不得待看一看看一面，就下了結論：「支那人是家畜性，只要鞭子和食物」而更待不得再看一看這有一些不樂意作家畜的「支那人」，是怎樣用自己的血準備着洗清這恥辱。不錯，從中國歷史到近史確實有過若干次法家畜性的表演！對於主人是貼耳服從，對於同類是張牙相向！而還不顧作家畜的表演的，也還很多，而且每一次也總是「人性」戰勝了「家畜性」，雖然因爲這大性發展得不够力，由人又轉易變而爲家畜。但是這人性總是領導着這家畜性向前去，而且一面行走，一面使這家畜性一面清醒着；也是事實。日本軍閥們不明白這一點，居然就拿鞭子來了。要知道，怕鞭子的只有家畜，或者家畜性的人。

真正的人，或是準備做個真正的人，是並不畏懼這些的。人們知道，用鞭子征服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同時他們對於自己的人民也只看到了一面，以爲全顯意作世界上拿鞭子的主人。也不待再看一看，還有若干存在着不願意以流血換取這鞭子！血確是要流，鞭子是永遠也換不到的了！的人。那些因爲他們也懂得了一鞭子時代——已經要完蛋了。只有家畜或者管家畜的：才需要鞭子，真正的人是並不懼怕鞭子，不崇拜鞭子。他們需要和崇拜的是文化，是使人體健康，生長，和諧，快樂，崇高；的文化。只有如厨川氏所說：「只知崇拜軍人，貴族，富豪和政治家的，以外不知道尊重什麼，崇拜什麼卑俗之徒的日本人，才需要這鞭子；被家畜性鞭打得太深了的中國人，才需要這鞭子才需要這鞭子。一個作爲人的人！無論中國或日本！他們是既不需要也不該怕。而且他們還要進一步粉碎這鞭子，也要粉碎這鞭子或準備這鞭子的「一人形獸」；這事實不是正在快樂地進行着麼？

同志！」

我們握手吧！

你們的鼓勵，

這就是

爲我們

新鮮的自由，人類的自由……

正義的火，

冒出了

十四歲

黑藍的眼窩！

戰士：

流淚！

沉默！

今天，

秋雨不斷的飄零！

沒有兩個的孩子

又去了

坐着馬車去了！

去了，

「我也不知到那兒去了」

她坐在馬車上，

對異國同志「的辭別！

然而，

她去了！

去了！

同聲

自己願意去的地方去了！

三

「中國是願意進步的麼？」這句話是委實金仲華先生：「人類是願意進步的麼？」而來。談到人類，我們還不夠，但做爲一個中國的人民，談論談論自己的國家，這則不能算做非分。

「中國是願意進步的。」除開已作了家畜，或準備做家畜，或家畜性種得太深了的中國人而外，他們的回答全該是肯定的。

已經有意識地做了家畜的和原來就是家畜的！如死去的和現存的大小汗毒之流！我們不應該再向他們說廢話。這類東西不獨喪失了國民和民族一份子的資格，而且已經是一人形的家畜了，家畜只需要喂養的食物和鞭子，他們並不再需要人的語言了。這裏，對於準備作家畜和無意識被家畜性種得太深了的人我們不願保持沉默：

人類底進步！無論物質和精神！是要靠着知識；人類和其他動物有了區別，也還是靠了知識。人類要生長，知識也要生長，一切隨着生長；又是當然的事。這時有的妙想天開的人，要想把已生長的東西消滅下去，當然有時是可以的，但是這生長的條件一天存在着，它當然也還是要出來，「以有涯消滅無涯」這聰明如莊子全算感到悲哀了！

知識底生長，第一個條件是自由，這是誰全明的事；「新的永久替代舊的」這道理誰全知道的事。小雞和鳥雀們總是要由殼裏破殼而出，生毛，長羽；而後去自由行走或飛翔。恐怕沒有一個小雞再樂意到蛋殼裏去生活了。何況那蛋殼也沒有辦法再容納那小雞。即使小雞起點無論怎樣飛得不好，而將來他

也一定和他的媽媽一樣飛得走，生活得也許更好些。偏不幸，在人類中，和其他動物一樣是一代傳一代地生出來的「人」；在此時自己底國土上，吃着中國現代的飯，穿着中國料；也許是外國料！現代的衣，坐着一汽車或包車；住着現代的樓房，呼吸着現代的空氣；的中國人，他却在明明暗暗主張，獎勵，擴大：「復古運動」了！而且是一無條件的一「復古運動」了！

就在「筆陣」前幾時所論及的「中學生國文教材」，就是復古運動中的一個很好的標本。在金仲華先生那本「青年與生活」中我也看過這樣幾句話：

「使文科學生埋頭於前人的書本中，不去注意當前的社會生產制度；把農科和工科的學校設立在此處都市，使學生踏不到田野的土地，見不到鋼架和機輪；這種教育方法根本是錯誤的。文科的學生應該有充分的機會和社會接觸！」（青年與教育）

金君文章是作在戰前民國二十二年年的年頭，那時候，我們是正忙着一統一的時期，當然是沒有工夫注意到教育的方法根本錯誤不誤。更何況文科學生「充分的機會和社會接觸」這當然更不必要。不過還是說在戰前，在我們正忙着一統一的時期，有情可原。而現在誰都知道我們執行着民族解放的戰爭，二個年頭已經過去了，現在也還在繼續，而且要用最大的活力爭取最後的勝利。若再看一看「文科學生與非文科學生和社會接觸的程度」怎樣了呢？他們用什麼方法「認識當今社會生產制度和機械所與接觸的契機？」以及執掌教育機構的大小當局，他們又是用什麼東西來教導青年們認識這現實改正這現實呢？「古文讀本」嗎？「經史百家雜抄」嗎？這上面

王太太恨做以後

疏散下鄉故事之一

風歌天

「王太太是在裏住嗎？」

「呀！是張太太，姜嫂，看你們底狗，不要叫咬著張太太了。」王太太從裏裏惡聲惡氣走出來，光脚踢著一雙拖鞋，手裡端著一把蒲扇，一看是張太太，就馬上叫地底房主幫狗，一團笑着迎出來又在說：

「新做張太太，我們這小地方你竟能找得到

「這不是冒昧的。」張太太把頭上的那頂歪戴著的大草帽摘下來，一雙眼隨著王太太向裏裏走，一雙眼說着：

「我在裏裏真是無聊極了，想找個人說說話，就沒有，張吧，就是禮拜日回來一抽，一到禮拜一，我倆只是坐坐。」

「誰不是這樣煩悶，雖然一禮拜王可以回來三次，都是晚上到家，一早就又走了，鄉下人真够討厭死了。」說這話時，低著聲音，用手偷偷擦著她底房主姜嫂，「不想說同她閒話了，她一走到你跟前，她身上那股汗氣，就把你薰得頭昏。」

王太太說到此地，一時苦悶得大有耐煩不下去的樣子，一抬頭看見張太太滿臉是汗，馬上就把自己臉上的粉容消散，換作一兩笑臉將手中的扇子遞給張太太說：

「洗洗臉吧？」

「不！」

「我這裏有化妝品哪！」

「不！我不想洗，謝謝你！」

兩個人一齊倒在了床上，好幾抽鴉片煙的姿勢對臉橫臥著，一面揮著扇子，一面對談些閒話。

「太太請茶！」

「放在那裏吧。」

姜嫂子把茶杯放在床邊的凳子上，轉身又出去了，她倒還是挺誠地談着。

「記得小時候在家鄉，也不覺得鄉下有這麼的酸澀，自從到學校以後，僅僅十來年沒有住在鄉村過，誰知道，竟變成這種樣子，簡直使人沒法和它接觸。」張太太說罷，掏出來小手巾，好似用吸墨紙沾那寫過的練習簿一樣把鼻尖的汗珠沾去。

「噫！你還生長在鄉下呢，我根本就讀有在鄉下住過，從前在留學生時代，常常聽到人嘆：『我們要到農村去呀！那裏有大自然的美景，那裏有忠厚樸素的農民，我們底國家的力量也正是在那裏。』那時候我眞的曾經這樣想過：『畢業後，還不如到農村去服務呢！』哈哈！學虧我還沒有畢業，就同王結婚了，不然，要眞的實現了，那才眞够滑稽人呢。」

王太太看著張太太沒有說什麼，只哼了一聲，於是她就又接連着說下去：

「不料，不料狗日本促成了我到農村來的計劃，前方作戰，與後方的老百姓有什麼關係？天天來炸轟！弄得連城市裏都不安寧！一惱，一惱我也要去參加戰地工作去，免得躲在這個小屋裏受洋罪！」

她提出了這個口說，很希望得到對方張太太的響應，兩個人好一齊上前線，免得在鄉間「受洋罪」，可是對方沒有響應，也沒有表示是贊成或不去。待她拾起頭來嘆息，張太太已經閉上了眼睛，用鼻子呼呢呢，她不禁地也起了一種寂寞地願望。

有帝國主義和救亡方法嗎？向那裏去呢？「復古運動」。復到那裏去呢？「清」嗎？「明」嗎？還是三代以上？更是在中等學校，國文就是他們藉以認識世界，認識人生，認識民族和國家，認識友人和敵人的主要工具，而有人却把這工具的孔口用古書糊起來，使青年們變成地道的色盲，去追古人的夢境，怡然自得，使敵人的刀光也可不必看到，就讓這這夢境變長逝了。若從某一方面說，這種糊青年眼睛的工作，也是一種「善行」，至少他們可以不必看見敵人的光刀了。雖然還有兩隻耳朵可以聽到槍炮聲，鼻孔可以呼吸到硝煙氣。

過去的日本統治者，用着畸形的教育制度，以致造成了成千成萬的「人形獸」；「人形鬼」，以及「些三車俗之徒」，現在正從事毀滅別人毀滅自己的不日工作；中國呢，也不必不隱瞞，「家畜性」的教育在過去那是奉爲正統的，以致成千成萬的青年被推進去。自己再來爬出，家畜教化家畜，一代一代。那些已死的未死的大小漢奸，已爲這教育方法做了很好的標本和證明，這裏不必多說。

「復古運動」就是使中國人「家畜化」的運動，也就是滅亡中國運動。無論什麼人，不論他明明暗暗而執行，擴大，資助，這運動的，不獨我們這一代要沒有條件地地給以回擊，就是不忍看自己的子孫再淪爲家畜，而被別人鞭打和殺制的新的一代，一定也應該贊助這意識和行動的罷，我們在這裏再來聞一聲：

「中國是願意進步的麼？」

「王太太。李太太來了呀！」

「呀！王太太，你倒真守約呢，李太太請到屋裏坐，張太太你怎麼只請來一位呀？」王太太從裏面迎出來，

和前天的那個打扮差不多。光脚踢着，雙拖鞋，手裏拿着一把蒲扇，只有頭上的頭髮，不像前天那樣蓬鬆。

「王太太搬到這裏多久了？」第一次來的李太太說。

「整整一個月了，唉，這一個月簡直像過了一年，你不說除了李太太，還有那位趙太太嗎？」王太太回答李太太一句話，心裏益發帶着責備的口氣又去問張太太。

「別提哪，老遠跑去約她，什麼？有特別要緊的事？」呀，「對不起」呀，叫我聽得個個得腦，還是李太太，你看人家多爽快。」

「王太太就找不到一個對手嗎？」李太太趁勢顯着她那爽快地樣子說。

「唉！在這個小地方，往那裏找呵！」

「哪就叫你底老媽下配配手吧？」張太太雖然覺得這句話說得沒學問，還不過是在「三缺一」的情況之下，出於不得已才如此說。

「那做什麼話呀！」王太太發熱似的看着，連連重複着說下去時，房主妻

連一驚門來了：

「王太太！外面有一羣洋女學生表演戲，圍着多少人看呀！你去不去看哪？」

「哪有什麼看頭！」王太太反過來問，要場面沒有場面，要表演沒有表演，要

「哪有什麼看頭！」王太太反過來問，要場面沒有場面，要表演沒有表演，要

「哪有什麼看頭！」王太太反過來問，要場面沒有場面，要表演沒有表演，要

「哪有什麼看頭！」王太太反過來問，要場面沒有場面，要表演沒有表演，要

「哪有什麼看頭！」王太太反過來問，要場面沒有場面，要表演沒有表演，要

「哪有什麼看頭！」王太太反過來問，要場面沒有場面，要表演沒有表演，要

「哪有什麼看頭！」王太太反過來問，要場面沒有場面，要表演沒有表演，要

「哪有什麼看頭！」王太太反過來問，要場面沒有場面，要表演沒有表演，要

「哪有什麼看頭！」王太太反過來問，要場面沒有場面，要表演沒有表演，要

「哪有什麼看頭！」王太太反過來問，要場面沒有場面，要表演沒有表演，要

「哪有什麼看頭！」王太太反過來問，要場面沒有場面，要表演沒有表演，要

「噲！……」

「打小的養瘦！一張太太在旁捧上一句，促成這事早點實現。

「可是打小的？」張太太雖然提出嚴

「可是打小的？」張太太雖然提出嚴

「可是打小的？」張太太雖然提出嚴

「可是打小的？」張太太雖然提出嚴

「可是打小的？」張太太雖然提出嚴

「可是打小的？」張太太雖然提出嚴

「可是打小的？」張太太雖然提出嚴

「可是打小的？」張太太雖然提出嚴

「可是打小的？」張太太雖然提出嚴

「可是打小的？」張太太雖然提出嚴

「可是打小的？」張太太雖然提出嚴

過去的滿洲農民特寫

冒烟……

郭聯天

黑黑色的皮膚，緊緊的拉着那快要突出的肌肉，縱橫的，凹凸的，分佈在幾個年青的莊稼漢身上，他們排成很整齊的一字形，在一片已經成熟的高粱地中，彎着腰，揮動着胳膊，很忙迫的，用鐮刀去割倒那一排一排的高粱。其中的一個人，三十多歲，少微有點駝背，因為他的胳膊，揮動得特別加緊，顯得上蒸出來的汗氣，就好像一團團的

不斷的往四外飛騰。同時這整齊的行列，也因他的胳膊揮動得加緊，而被突破，而顯出他一個人孤零零的在頭頭。可是其他的人，不滿意了，因為這樣一來，很可以表示在後邊的人，是在偷懶，或者是慢工，所以不得不加緊的揮動着胳膊追上去，但加緊的揮動着胳膊，會加緊的增加疲憊，於是有人憤憤對那突出的人罵起來：

「冒烟！你這昏蛋東西，你這花頭棺材呀！」

「二虎：你這張口就罵人？」

「罵人！他媽的！告訴你：你拍東家的馬屁，好拉下明年餉主，我們希圖什麼？他媽的屎，跟你一樣的賣命，我們割不來，兩角錢一天，他媽的！兩角錢賣命，老子不幹！」

「那個叫你賣命？你睜開狗眼看一看，天到什麼時候了！還剩多少活計？大家還一點不說完！嗎？難道還要跑到天？」

「黑天就往回走，吃飯，拿工錢，管他媽的，一粒我也撈不着，我又不想作東家的乾兒子，活計完不完？於我什麼相干！」

「誰作乾兒子？二虎：你別裏乾淨點，不要出口傷人！」

「看你倒像東家的乾兒子，要不你什麼這樣忠心保國呢？」

「放屁！你敢欺負老實？」

「欺負你！老子高興起來，還打你個孫子！」

「你敢？你還有娘養無娘教的錢！」

「你！」

「你！」

「你！」

「你！」

「你！」

「你！」

航程

魏精忠

普江的涼涼水聲，和撐船夫子的簞，送我同離以離了川北重鎮小江南盛名的潼川——三台縣成了。臨別時獨立東大的師友同學，和鹽務局送行的朋友們，饒贈的誼誼熱情，使我們深深感到流亡者此去的舉目陌生，又加上失業的心坎，狂奔大都市的咸都去找工作，更是茫茫中體味了沒有家沒有親人的哀痛了。

船在左右邊動中，離開了三台東門外江邊，滑過兩座古老的石橋，一名玉欄，一名長虹，一直向西前進，兩岸斜陽垂柳中，稀稀落落的屋宇和半恬靜的村莊；這時正當夕陽無跟好的傍晚，傍江邊的田地茅屋下，三五成羣底閑談着：什麼成都怎樣被鬼子的飛機那天（六月十一號）晚上把大東街炸平了，瓦礫中打死多少人，怎樣怎樣疏散下來的「摩登」太太們，還泡上幾碗茶，享受「摩登」日，工餘的黃昏納涼，悠遊的樓上生活，他們的舉動，加上螺鳴的幽韻，使我心裏神往。

漸漸地深了，在閃閃的星火微光中，船經過一個不知何名的大鎮，便折向南行。推開四川特有的竹編蓋窗簾，遠遠地一處黑漆漆塔影，寂寞地，孤獨着在朦朧月下，倒影映在江心。塔旁似有幾隻看田的狗，在「汪汪」地吠着；「地黃着夜中唯有一律律的風聲，吹着在夜涼的寂寞中，悄悄地，在不

「唉！這是怎說的？吵幾句算什麼吧！動手作什麼？」

「二虎：你放手，」

「冒烟：你也鬆開！」

同伴們帶觀他們的惡鬪，因為每個心中都存着一個觀念：就是冒烟雖然好人，但現在的行爲却有點反動；二虎固然無賴，可是他這一次的舉動，却於自己有利，所以這是看一看吧！讓兩邊都吃點虧。

「不行！非打死這昏蛋不可！」

「打死你個這雜種！」

「算帳！算帳，打架兩頭吃虧，」

「好！你拉冒烟！」

同伴們帶觀到相當階段，認爲雙方的互相懲罰，已達到自己所要求的標準，於是出來拉架。而二虎冒烟的鬪爭興趣，也因筋肉疲勞而減低，這樣就結束了這幕武劇。

「便宜你！昏東西！」

「好小子！有你沒有我？」

「好！你看好戲！」

「算帳！算帳！幹活吧！」

「對了！不打不成交！」

那個與出排列之前的人，外號叫冒

烟，是土財主於慶隆家的長工。其餘都是臨時僱來的短工，每天工資兩角，作工拿錢，否則就和主人斷關係。可是冒烟和他們不同，他和于慶隆發生關係。

是在二十年前，從他飽拿鞭子放牛的時候起，就在姓于的家中吃飯，一直到現在！二十多年！沒有間斷過。東家！于慶隆！對於他，不啻外人看待，一切都絕對信任，他封東家，也特別的忠實，所以經他們東伙幾十年的心血和精力，居然建設起一個很可觀的農村家庭。

現在是秋收的時候，不用說他是領着一羣工伙，在替東家收割地裏的高粱，可是因爲他的立場不同，他的路膊就比別人揮動得加緊些，然而因此竟搗起一場風波。

※

左手拿着文明棍，右手提着大呀，

我！的！財！

發了！財了！

工作仍然達到原定的標準，太陽也就沒入西山，同歸的路上，二虎像忘記了將才的一切似，信口口噎噎出來他那得意的小調。可是冒烟心中盤屈着，他顯着十二分不高興的樣子，一眼不看的

運管低着頭往回走，實在將才的那幕武劇，付給他的刺激太深了！他不能把這

舊惡團，他浮雲一樣，轉眼的從腦中擦去，所以他祇好和周圍的一切，暫時斷絕關係，集中全副精神，來應付這從武劇中湧長來的煩惱。因爲二十年來，他這樣的煩惱，他還沒有碰到過一回，所以他想不出來二虎的心理，究竟成什麼狀態！爲什麼對於這種忠於職務的行爲不加贊美，反而特別的輕視？甚至認爲是一種叛逆的行爲，他不明白這中間的道理，也就沒有方法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他的懊喪，一直的撲撲着回到家中。

晚飯後，冒烟坐在房裏搓着麻繩子，他一邊搓着，一邊想解決日開場惡鬥的最後辦法，經過相當的思老和時間，他確定了第一步的辦法，於是找東家去算帳：

「不幹，給我算帳吧。」

「這怎樣說？爲什麼冒烟？」

「我幹不下去，簡直不行！」

「到底是爲什麼？你說出來。」

「這倒年頭，老實人連拿筋力換飯吃都不成，拉倒吧！不幹這行，當叫化子也比這舒服。」

「唉！你這個人，又要攪皮氣，也不說清楚，唉！」

「可是你冒個叔：爲什麼生氣？」

「是不是小柱這孩子又在你跟前淘氣啦？」

「東家奶奶！于慶隆的老婆！也湊過

知不覺中，船就滑過了塔影和狗吠的岸邊。路上安適，是第二天的黎明。岸上有著四川普遍的三多：茶館，飯館，毛房，這地方當然不能例外，反而是新建設。車水馬龍的，公家人們，是曉得那裏往，好幾在點綴着戰時的後方，因運氣一變而為極城市化的超通縣城的名鎮了。再向前進，是經過在荷葉中航行，兩側的清香，包圍着行的船，朝霞在桑林背後，映出金黃色的陽光；這時候，這境界，使我們忘掉了死亡的痛苦，忘掉了失業的辛酸，忘掉了；一切，欣賞着沿江之畔，水鄉的美景呵！但願，却忽然變了，想的天津泛舟的樂園，北平的北海，瀟灑的高原，增加價值的惆悵，因為美的山河家鄉呵，已有一朱顏改，的風了！

對峙的頭由青山，有著爽目的羊腸路。或一片綠茫的溪水，看若若起着白色泡沫，引向河中流來。我們坐的船，真像一片葉浮在水上似的，象微我們茫茫無垠的前程；這起伏不定的青山綠水，却又隨着潮流，落在我們的背後，隱隱地消失了。在我們前面的山，到了天邊，就成了一夜零半天的老公了。在船尾，就成了一夜零半天的身體，被拖在平坦的康莊大道上走，覺得非常地舒適，可是車夫注視出了三個多鐘頭的汗，已竟到了成都的北門了。這時許多人們都用着詫異的眼光，望着這月交頭接耳的在談着：「外江人，還向成都來，難道不怕炸彈？」這道

頭話。在忙亂中，隨便在康城邊邊找了一家小旅館住下，當晚明拿出來三台時同朋友們送的糕點，在我們的心頭，無名的辛酸的情緒，泛在我們的心頭。七月於蓉

來，她很關心的問，並且把站在我身旁的「小柱」她心愛的兒子，也拉在一起，爲的是如果真有這件事情，看在自己的面上，可以減輕小柱的責罰。

「爸爸，我沒有淘氣，我不知道，不關我的事，不信！你問一問冒烟叔叔！」

小柱發現他爸爸的惡意目光，隨着他媽的話音，射到他身上，他怕冤枉的事情，會不幸落在自己頭上，於是趕快往他媽身上一貼，苦沉着面孔，說：「不是家裏的事情，冒烟怕冤枉了孩子，這樣回答。」

「那像個說呀！叫別人也好放心。」東家奶奶，其實她已經放心了，因爲這還沒有小柱的關係。

「是呀！別吞吞吐吐的，說出來，好想辦法，」東家也放心了！因爲這是在外的問題。

「有！虎沒有我。」

冒烟對於這大羅門的善後的唯一原則，在第一句話就明白的表示出來，接着把日間在田裏不幸的遭遇，一五一十的說出來，同時最後還特別的聲明那一句：「有二虎沒有我。」於是一陣的沉默，在沉默中，東家的面孔，一陣的不勝憤恨！當然是對於二虎，又一陣的不勝憤恨！不用說是對於冒烟。而東家奶奶則顯着東家的臉，所以也一陣的

憤恨，和一陣的憐惜，至於小柱，因爲發覺這事情，與他完全沒有關係，周身的神經，一陣放鬆，就偷偷的溜走了。以後的情形，是冒烟加緊的搓手，麻繩，東家忙着清算二虎工錢的賬，東家奶奶則忙找着找花（藥名），和取藥酒，而預備給冒烟治療下巴底下的那塊被二虎打紅腫了的傷痕。

一切的安全和勝利和滿足，都在這場風波最後終結時，降臨到冒烟的身上。冒烟除了感激到虛脫乎要哭出來以外，就祇有時時替自己和鼓勵自己，更加緊的用心去工作，和誠實的出賣的去愛護東家，因爲這樣才不負東家的厚意和優待，也就是作爲自己這樣的「人」應該守的本份。至於偶爾因下巴底下的傷痕痛，而想起了二虎，但這個窮困無賴，粗野蠻橫，而又終身不被人重視的影子，終於門不過那謙恭和藹，寬厚大量，而又一天一天發達起來的東家，於是他也就不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在小溪無奇，和極簡單的車輛式的牛車下，又過去三十多年，冒烟是六十多歲了！老東家于慶隆，也是六十多歲了！伴同六十多歲的于慶隆的，是無數的房園田地舖森林牛馬等物，和四個已經數養成功的有用的兒子，四個兒子之中：老大讀書成名，在外作官，因此家中就多來體面的親友，而當地的土豪劣紳，以及衙門中的刁滑吏，也就來敢欺騙滋詐。老二是商人，在城裏開一家店舖，生意興隆，一本萬利，每年終結賬時，就可以把舖店中的餘利，提回家來，分成多少個小數目，用二分半到五分的利率，借給附近一些比較窮，但不是窮得連一點辦法都沒有的人。

老三在家中經理莊稼，是一個誠實中含着聰明的莊稼漢，懂得大時而變化，能利用地性，還會觀察大羣的工夫和估計，於是每當秋風一起，就滿倉滿箱的收進來。老四是一個無固定職業者，有一點放蕩，每年多少總收幾一點家財，因此這四子們就常常對哥哥講開話，而着着分家。但老四是他經驗的，所以每到這時候，他就對他的聲明：「敗子回頭，然後老東家就在另外三個兒子的面前，作出很傷心的樣子，要把被心愛的小兒子，老四，請出去，而另外三個兒子，孝心和友愛心發發，就表示出誠懇和很願意合作的熱心，請求，結果在大家感泣之後，就又恢復以前一個和氣的狀態，而更舊的維持這已成的美滿家，也就是照舊的使東家于慶隆，繼續的享受他老來的快樂。

但六十多歲的冒烟呢？伴着他的是他生理上不可避棄衰老！衰老的人就是沒有用的人！冒烟自己很清楚，因此是對於現有的，以及目前可能的植

